非常感悟

人境拾零之——“潮”哥

□ 重阳

(一)

冬至到,一九启。

该冷了,仍不冷,有雾霾,无霜冻,晃阳光。2025年12月23日,蓝天似海,阳光普照。遇“潮”哥背着双肩包出小区。问怎么不午休?老头儿笑道好天气岂能辜负。

冬泳,还是露天?

我哆嗦,他乐了。

周日中午到物管处取书,又与提着匣子的“潮”哥狭路相逢。我问这是干嘛呢?他甩甩手臂说约好在东湖公园吹小号,并叫一同去晒太阳。我说得睡一会儿。

注视他健步如飞离开的背影,既有感慨还有比较:在小区老年人中,他个性鲜明爱好广泛享受生活,算得上是活得有滋有味的人物。赞叹之余,勉励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

夜雨驱散雾霾,空气格外清爽。12月31日晨练结束,在街口碰到跑回来的“潮”哥。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他已停下脚步擦把汗邀请我明天一早到三环外骑游。

抱歉,想去看孙女。

呵呵,明年再见了!

与“潮”哥认识几年,相约运动头一回。买菜时还在后悔不该婉拒:已经一年没骑行,担心被他看笑话,这是关键。回到家里,纠结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左右为难。掂量再三。

(二)

认识“潮”哥时,疫情刚结束。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他穿件军绿色羊绒外套穿双色彩斑斓的运动鞋在小区进进出出,的确惹人注目。

几个饶舌的老太太嗤之以鼻。其中一位边数落自家老头子还在穿羽绒服边调侃“潮”哥像是在招蜂引蝶。

路过听见,心里不是滋味,打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潮”老爷子花自己的钱收拾打扮究竟有什么错?!

没人反驳,有人窃笑。

再次邂逅“潮”哥,已经春暖花开。我仔细打量一下,果然“潮”气勃勃:身高1.75米左右,头发黑白分明,双目炯炯有神——枣红色夹克衫配黑色休闲裤,棕色软底皮鞋配白袜子;微风拂过,夹带一股淡香味。

退休几年,小区的人我大都面熟。纳闷这“潮”哥是哪里来的怎么没见过?职业习惯,开始有意观察他。

标准“三好”:

——好打扮。

乍看背影,挺胸收腹,身材匀称,如同中年:穿着打扮休闲时尚,色彩鲜明搭配自然,走路如一阵风经过。这潇洒自如的做派,在小区老年人中是独一无二。

最是夏天,“潮”哥潮出新高度:小平头戴墨镜挎腰包,每天T恤衫、运动裤、短裤的款式、色彩不同样,就连穿的沙滩鞋也有好几双,视觉效果相当拉风。

注意到,“潮”哥虽然很潮,但浑身上下没有什么名牌,搭配得当、穿着得体、落落大方、充满自信——这或许是“潮”哥安然度过晚年生活最重要的制胜法宝!

我行我素,刮目相待。

唯其如此,才遭人嫉妒。

——好运动。

从“潮”哥的健步如飞,到他运动休闲的洒脱,再到他十分结实的身体,由此延伸到他八成是健身爱好者。

事实证明,判断准确。

2022年隆冬下午,我被府南河对岸金色银杏树吸引,过桥观赏一似曾相识的身影由远而近。戴着耳机听音乐慢跑的是“潮”哥。擦肩而过,相视一笑——老头有眼光,选择的健身地方不仅空气好而且赏心悦目。

前年初春清晨,我扫码骑车沿河边健步道直奔环球中心。过三环桥下被一辆赛车超过。骑士戴着头盔、护膝我也认出那是“潮”哥。追不上,叹服骑车也潮。

去年初夏,我在楼下拉伸吊单杠,被捡乒乓球的“潮”哥发现,他好奇地问我双肘怎么有疤痕?都喜欢健身,没必要瞒着,如实相告是练习平板支撑给磨的。

点点头,彼此惺惺相惜。

殊不知,他还会吹小号。

——好耿直。

小区设有阅报窗,每天物管换报纸。疫情期间,没人看报,阵地渐渐消失。其中,最懊恼的莫过于我。

2021年5月上旬,我到物管处取《小说月报》,一位说普通话的老人正在询问为啥阅报窗没有新报纸?物管人员说立即更换。进去一看原来是有名的“潮”哥。

第二天中午,下楼倒垃圾并去阅报窗,果然已经换了当天的《成都商报》,不由得对“潮”哥另眼相待。几天后在红旗超市买东西碰到他,专门就此表示感谢。

“潮”哥说:我也想看啊!

再见面,便会寒暄几句。

去年冬至节下午,小区物管在一号门给邻里们送羊肉汤。人手不够,人头攒动,场面混乱。“潮”哥经过时主动帮忙,站在门口维持秩序,并协助传递羊肉汤。

5月31日晚,出门散步因下雨路滑摔倒伤了右手中指,我忍痛将脱位指头复位。次日上午从诊所返回小区,被“潮”哥发现并关心伤情,还推荐祖传秘方敷药。

盛情难却,加了微信。

缘分由天定,无巧不成书。聊天才知道,他是河南洛阳的,我是山东梁山的:半个老乡,约定俗成,乐不可支,点赞示好。至此,两人关系又拉近了一步。

窃以为,老年人的生活,各有各的过法,各有各的特点。纵观“潮”哥,其心态、行为方式及特立独行的表现,是一种不服老、快乐人生的信念,值得尊敬。

老年人,不可小觑。

“潮”哥,不只是潮。

(三)

俗话说事不过三。

明天就是元旦节。

明天“潮”哥要骑车!

岁末最后一天,仍心神不定:看书看不进去,喝茶嫌茶淡,老是揣摩“潮”哥的邀请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感觉,一言难尽,伴随我当晚换着台看跨年演唱会迎接元旦佳节。歌舞升平,爱如潮水。暖暖的节日氛围令我回味今年元旦节与家人骑行过节的情景。

一年时间,光阴似箭。突然,我似乎悟到什么:“潮”哥相约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将我当成朋友,陪着他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幸运之年!

不经意间,感受到一种温暖。

即约:明天10点,不见不散!

“潮”哥姓高属猴,跨年70岁。

冬日晨光染雁城

1月8日清晨,太阳从天际线缓缓升起,晨光破开冬日清寒。橙黄与湛蓝在天空交织出渐变的色彩,宛如打翻了调色盘,为城市披上一层梦幻的霓裳,尽显冬日独特韵味。

全媒体记者 张建 摄

小说看台

苹果香

□ 都国胜

立冬刚过,桑城被一夜寒风卷袭,冷得透骨。

女孩努了努嘴,指向车站旁的四月天超市,示意母亲说:“就是这家。”

“快,去磕个头!”母亲左手提着半袋苹果,右手推了推她。

女孩肩膀一缩,脚像钉在原地,又被母亲推着往前蹭了半步。母亲按住她的肩:“听话,给老板娘磕个头。”

老板娘兰英从柜台后绕出来,一把扶住女孩:“这是做什么?”

“您不记得了?”母亲声音发颤,“上个月……”

兰英愣愣地看着两人,满脸狐疑。

“您是不是……借过钱,还留她们住了一夜?”母亲提醒道。

兰英一怔,目光在女孩脸上定格片刻,忽然“啊”了一声:“你是那个高个子……快进来坐!”她搬出塑料凳,递上两瓶饮料。

记忆被唤醒了。

那天傍晚冷风飕飕,两个女孩哆嗦着走进超市。高个女孩迟疑着,声音发飘:“老板……能借二十块钱吗?我们从镇上来,一天没吃饭了。”

兰英放下手机,打量她们:“看你俩年龄也不大,怎么不上学?”

“从学校偷跑出来的,”高个子绞着手指,“钱花完了,回不去。”

“胡闹。”兰英眉头一皱,疲惫从眉梢眼角漫了出来,“家里不急?学校不急?”

“我们错了,”矮个子小声说,“想回去,没钱买票。”

兰英叹了口气,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想想儿子也同样处于叛逆期,她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桶方便面,冲上开水,又各加了一根甘蔗般粗实的火腿肠:“吃吧。”

“我俩没钱……”

“不要钱。”兰英把面推过去,“谁没个难处。”

两个女孩对视一眼,这才端起纸桶。好一阵呼啦作响后,脸上这才微微泛起了红晕。

“饱没?”

“饱了!”两人齐声应道。

“钱可以借,”兰英从收银柜里取出四十块钱,“但得先给家里报个平安。”

女孩们连连点头:“我们知错了。”

“今晚没车了,明早走吧。”兰英把钱一人二十递了过去,“明早喝碗热粥,坐头班车回去!”

女孩接过钱,眼里汪着一片湖:“一定还您。”

“不用还,”兰英摆摆手,“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就算还了。”

两人深鞠一躬,低头垂眉往外走。

“回来!”兰英忽然叫住。

两人脚步一顿,以为她变卦,满眼忐忑。

“晚上住哪儿?”

“公园。”高个子嗫嚅道,“昨晚就在长椅上凑合的。”

门外冷风卷着落叶,兰英揉了揉眉心,“住店里吧,里面有张小床,值班用的。挤挤总比外面安全。”

“您不怕我们……”

兰英指了指摄像头:“我看得出,你们不是坏孩子。”

高个子破涕为笑:“我们也是看您面善,才敢开口的。”

“还算机灵。”兰英也笑了,“不过不能白住——帮我把地拖干净。”

“好!”两人立即行动。

拖完地已快七点,城里亮起万家灯火。

兰英搬来凳子,和她们相对而坐,“知道店名为什么叫‘四月天’吗?”

两人摇摇头,呆萌呆萌的。

“我爱人起的,”兰英眼里泛起柔光,“他说,‘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们开店时,正值四月,草长莺飞,春光无限。”

“叔叔他……”

“他写小小说,”兰英笑意更深,“我写现代诗。我们是文学联姻,双向奔赴。所以这店,就叫了这个挺温情的名字——四月天。”

女孩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兰英进一步说:“所以,要多读书。书里天地宽。”

“您说得对。”女孩们心领神会,仿佛下了决心。

“我要回家了,”兰英打了个哈欠,“记住锁好门。”

“您不上夜班?”

“连续上了好几天,撑不住了。”兰英站起身,捶了捶腰,“本来请了一个大姐,她儿子生重病,来辞职我没答应,还给了点钱应急。”

“您人真好……像我妈一样。”

“谁家没个难事?”兰英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我开这家店时,朋友们也没少帮忙。”

第二天清晨,兰英来到超市时,两个女孩早就走了。柜台上放着一张纸条,字迹歪歪扭扭,写满感谢。

“这钱,您一定得收。”母亲的声音把兰英拉回现实。她递来一张百元钞票,“我把那个妹子借的,也带来了。”

“真不用,”兰英轻轻推了回去,“小事,别提了。”

“前阵子农忙,拖到现在……”母亲喉头一哽。

“心意到了,比什么都强。”

见兰英坚决不收,母亲只好收起钱,又摁着女儿道谢。女孩这次没抗拒,鞠了一躬,“谢谢阿姨!”

“好了好了。”兰英连忙拦住。

“这点心意,必须收!”母亲把那半袋苹果牢牢摁在柜台上,满眼恳切。

拗不过,兰英只好收下。她拉过女孩,悄悄说:“你的字,真得好好练练……”

女孩脸一红,重重点头。

苹果摆在柜台上,清甜的香气静静散开。兰英没有独享,每逢客人进店,她便送上一个。接过苹果的人,眉眼弯弯。那笑意像四月天里的第一缕阳光,悄无声息地融进了桑城的大街小巷。

诗意绿洲

故乡已遥远(组诗)

□ 张知泥

晒场上,光脚与谷粒一起翻身

故乡的晒场,不晒名,不晒利。

只晒粮食。晒谷。

我刚从稻田上来。我赤脚走在晒场上。

我赤脚走在谷粒上。

我的光脚,细皮,嫩肉。我的谷粒,粗糙,有棱也有角。

我放下竹扒,用光脚来回翻谷粒。把厚翻薄,把薄翻均匀。

我让每一颗谷粒,被动地翻身,主动地迎接,火辣辣的阳光。

我让每一颗谷粒,由外而内,都沐浴阳光。让柔软的内心,沐浴阳光后,不再脆弱,变得结实,变得坚强。像我的老父,像我的兄长,像我的弟弟,都是响当当的汉子。

都能够,一个顶一群,顶一家。顶天,又立地。

我赤脚走在谷粒上,有火烧之痛,有针扎之痛。

我赤脚走在谷粒上,有踏实感,更有感天、动地的幸福。

一口老井的壁上,长出青苔的耳朵

故乡,依然年轻。

老井,永在老去。

老井的井口,有一张看不见的镜片。看得见的,在母亲的老花镜上。

母亲戴上老花镜,能看见衣服的破烂,生活的漏洞,人生的千疮百孔。

母亲用一针一线,缝补衣服,缝补生活,缝补人生。

在母亲眼中,心里,我是缝补得最完整、最完美的一件作品。

我与老井,四目相对。

我从井口,往井底看。

我看见了完整的天空,很蓝,缝着一朵一朵白云。

小时候的蛙,已经不在了。已经背井、离乡。

包括我。

我看见老井壁上,长出的青苔,像竖起的耳朵。

它在听我。

听我腹语。听我心语。

它仿佛听见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小河上,洗衣谣漂成一群幼小的白鹭

小河在流,在拐着弯流,在往山外流。

洗衣洗出的泡和沫,也在拐着弯流,也在往山外流。

我母亲的笑声,我邻居婶娘的笑声,我堂姐堂妹的笑声,都流到了山外,又流向了远方。

我看见了一群幼小的白鹭,在水上飞。在群山的怀抱里飞。在峰顶飞。

飞得更高了,飞得更远了……

我只看得见白云了……

我一千遍、一万次地猜测和想象,白云深处,一定也有人家。

一定也有白鹭的家。

我猜测我的母亲,打小时候,也一定这样想象过。

这样地想象着,她就长大了,就成了家,就像大丰收一样,收获了我。

此刻,我在河边,看不见洗衣的影子。只听见白鹭在唱。

唱着永远的洗衣谣。

AI辅助制图

雨后九曲河

□ 冰锋

只要你愿意,雨后也可以,走走
拖着九曲河的小尾巴,在河岸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河水蜿蜒,土丘绵亘
慢性子新年,细雨清洗疲倦
雁会回来,它有着自己的弧线

看老人晨练,一招一式,不急不缓
看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吟风而歌
看弱柳扶风,回应霓虹的闪烁

看嬉戏的小孩,携手九曲河的小酒窝
拖曳出朵朵浪花
一枚小石子,就掀开了这座雁城
幸福的秘境——

——美丽资阳,美在有江有河
动静咸宜。江叫沱江,河叫九曲
绕城郭,汇长江,洗眼洗心
各乐其乐,各居其所